

李 尹 著



澳胶锁雾

青岛出版社

# 澳 胶 锁 雾

李 尹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永乐  
特约编辑 陈 硕  
封面设计 陶田恩

## 雾 锁 胶 澳

李 尹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青岛胶南印刷厂印刷

\*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32开(787×1092毫米) 15印张 325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436-0634-8/I·79

定价: 5.30 元

## 内 容 提 要

东方明珠——青島，以她的迷人风姿，诱人传说，闻名于世。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批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为了夺回德人曾经在这里掠夺经营17年，埋藏在地下迷宫暗道里的无价珍宝秘藏，收回这片又被日寇所盘踞的美丽国土，抛头颅，洒热血，同日本军国主义凶顽头目，特工间谍以及他们豢养的土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喋血搏杀。他们凭着金石可摧的爱心痴情，乡土之恋，机智勇敢，出奇制胜，周旋于敌人的阴谋诡计，明枪暗箭之间，斗顽匪，入虎穴，也有的最后以身殉国，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而又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威武雄壮的动人故事。

故事以北洋政府特派员武志（化名艾奇）与青島名媛才女倪妙生死同心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在这部历史画卷中，你可以纵览这座美丽岛城的历史风貌，山海奇观；你可以倾听那涛声絮语对你叙说关于她的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传说。

这是一部既有真实历史价值，又有感人艺术魅力的力作。

## 目 录

一	胶澳上空锁云雾	北京城里谋对策·····	1
二	搭乘列车东南去	张开罗网待客来·····	18
三	路遇不平急拔剑	蹊跷未明须缓行·····	29
四	风平浪静潜暗流	螳螂身后有黄雀·····	41
五	凄凄哀鸣犹在耳	历历往事昨如今·····	54
六	樱花馆中戏雏妓	丝竹声里斥刘郎·····	62
七	天真少女心坦荡	不速之客难琢磨·····	79
八	韬光养晦藏本意	金蝉脱壳露锋芒·····	90
九	神秘侯爵行踪蹊	朴实渔夫心耿直·····	118
一〇	海滨别墅藏才女	丽人口中出妙词·····	129
一一	浴中盗钥中圈套	月夜联诗会美人·····	138
一二	少女失踪惊烂熳	佳人投海怨痴情·····	158
一三	山田泄密知上当	艾奇探病诉衷情·····	180
一四	白日侦察总督府	子夜幽会哥特楼·····	198
一五	小倩送信救师友	倪妙兴师责情人·····	214
一六	二次侦察遭暗算	主仆生死两不知·····	228
一七	齐东红颜学越女	燕北须眉效荆轲·····	242
一八	救小翠丽人出马	栖新居情侣重逢·····	256
一九	痴情女子陷罗网	多智男儿困沙滩·····	271
二〇	青梅竹马散复聚	别离甥舅又团圆·····	293

二一	崂山道上观秀景	太和观里访真人	312
二二	鹿死谁手尚难定	墓中揭谜谜更迷	333
二三	踏破铁鞋觅豪杰	豪杰原是一家人	352
二四	山重水复疑无望	峰回路转显光明	368
二五	钓大鱼先放长线	谋重来暗伏杀机	386
二六	诱入彀日人捣鬼	主收抚艾奇来青	403
二七	信谣言绑架代表	申大义游说匪酋	417
二八	谍女下毒手灭口	丽人闯贼营救夫	435
二九	夺妻逼婚贼心狠	明杀暗放兄情长	449
三〇	琴岛红瓦才女血	胶澳碧海赤子情	463

## 一 胶澳上空锁云雾 北京城里谋对策

安徽一家倪姓大户，有良田数千顷，店铺数十间，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唤奴呼婢，非常富有，十分气派。主人倪尔戈虽娶有好几房太太，却大都没有生育。唯有大太太生下一女，全家爱如掌上明珠。这女孩取名倪妙，聪明漂亮。父亲请来老师，教她读书识字，吟诗作画；倪妙学得快，记得牢，5岁时即能作诗，7岁时文章即可完篇。倪妙长到15岁时，出息得越发苗条俊秀：长长的身段，白白的皮肤，椭圆型的脸庞，弯弯的秀眉，水灵灵的大眼睛，人人见了人人爱。远近豪绅子弟，纷纷托人前来说媒，但一概遭到拒绝。因为主人膝下无子，决定招个养老女婿，继承这份偌大的产业和倪家后嗣。有一天，他把女儿叫到跟前，说了自己的打算，征求女儿的意见。女儿羞羞答答，半天没有开口。父亲说：“这样吧，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摇头。”于是，倪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倪家招赘的消息传出之后，应招的就像古代赶考一样，整天络绎不绝。选择的方法是，先把来人请到客厅，由倪妙的父母和老师出面提问，倪妙则躲在屏风后面监听窥视。考问的内容包括家庭身世，学业状况，人生抱负和个人爱好等等。有的还要出个题目当场作篇文章。每问完一个，先请客

人退下，然后征求女儿的意见。倪妙表明态度的方法，仍然是点头和摇头。这样的面试，一连进行了好几个月；应试的有好几百人，倪妙总是摇头摇头。方圆几十里有墨水的未婚青年差不多都考遍了，始终也没有一个合格的。主考的老师累得疲惫不堪，父母也都不耐烦了。这样过去了一年，父亲愁出病来，母亲也郁郁寡欢。这天，母亲来到女儿绣房问道：“妙儿，为你的婚事，你爹都愁病了，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快快告诉我。”倪妙内疚地说：“您这不孝的女儿真是罪过。为女儿的事，父母大人都操尽了心。然而婚姻大事马虎不得，对于女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女儿哪能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同床共枕，共同生活一辈子呢？”母亲说：“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嫁吧！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好托人去物色啊！”

倪妙沉默了一会，说：“娘，这样办吧，我出一个对子，谁能对上，体魄健壮，年龄又相当，我就嫁给他。”

“咳，你怎么不早说，以前上门求婚的那些年轻人，准有不少能对得上”。

倪妙摇摇头说：“依我看，里面没有一个能对得上来。”

“到底出啥对子，你说吧。”

倪妙提笔写了7个字，交给母亲。母亲一看是“妙人儿倪家少女。”便道：“孩子，你这对子出得有些奇特，不知谁家的公子能对上。”

当天，倪家即打发人把这对子连同一则招婿启事送到几家报馆，很快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轰动，使一些舞文弄墨的年青人，大伤了一番脑筋。遗憾的是，登报5年多，竟没



有一个敢来问津。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一命归天了。在咽气前，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握着女儿的手难过地说：“妙儿，千万不要断了倪家的香火呀！”

父亲过世后，倪妙仍然坚持着原先的择婿条件，丝毫不肯降低。一位亲戚给倪妙的母亲出主意说：“咱们家乡地僻人稀，名士不多，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人才济济，何不到那里去物色呢？”倪母想，说的也是，倪家在青岛有店铺，有别墅，青岛华新纱厂大老板周某，还是倪家的亲戚，为何不搬到那里去住呢？说不定在那里能为女儿找到如意的郎君呢！倪妙也感到在家乡住腻了，非常同意母亲的意见。于是几天后，便动身去了青岛。

青岛是个多雾的城市。据当地气象部门记载，一年365天，平均有150多天是雾天，其中浓雾天气占三分之一以上。每到这时，浓雾茫茫，遮天蔽日，一簇簇，一团团，从海上袭来，从天空压下，阴沉沉，灰蒙蒙，如重重帐幔，似密密蛛网，蓝天碧海不见了，红瓦绿树隐藏了，起伏的山岭模糊了。那嘈杂的人群，那隆隆的机器声，那呼啸而过的火车鸣叫……只能靠听觉去认辨，去感受。在这万籁之中，有两种声响最特别，最刺耳，最令人感伤，也最激人义愤。一是德国人留下的“哞——哞——”海上沉闷的汽笛声；另一种是日本人来后在街头巷尾到处可闻的“噢——！麻袋洋瓶子！”——收破烂的吆喝声。听到这两种声音，就使人联想起这里是西洋人和东洋人的天下，在这块祖先留下的土地上，中国人过着屈辱悲苦的日子。

这天，大雾弥漫之下，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大楼会议室内，烟雾缭绕，空气混浊，气氛紧张。长长的铺着白色台布的会议桌上，烟灰缸横七竖八，缸中堆满了烟蒂，有的刚刚吸了几口，有的尚冒着烟。从这些半截拉块的烟蒂中，可以觉察出与会者心情的烦躁、紊乱和不知所措。

一个驴脸、长发、头上束着白布带的中年人，紧握着双拳大叫大嚷：“简直是出卖！青岛是我们的地方，为什么还给他们？我们在这里经营了8年了。”说到这里，他用拳头在桌子上猛一击，几个烟灰缸、茶杯随之跳起来。接着他加重语气说：“诸位，别忘啦，整整地8年啊！”这位敲桌子的人叫伊东，他是青岛日本妓业公会理事长。其实，他来青岛不止8年。8年是从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算起，而他早在德人时代即1908年就作为一个冒险家闯进青岛来了。当年，他在东京因赌博而倾家荡产，乘上去青岛的轮船时，身上的钱只能维持三天的生活。而今，他已经是岛上日本人中的豪富之一了。

会议桌旁坐着的是日本驻青岛头面人物，其中有军人、政客、侨民代表、浪人以及警宪头目等。

伊东话音刚落，一个光头蓄短须着黄呢军服的军人倏地站了起来。他双手按着桌子、腰板直挺、声音像闷雷似地吼道：“无耻，叛卖！我反对交还青岛。我们军人打下的天下，为什么要放弃？难道我们的血白流了吗？诸位，请看这里！”“嗖”地一声，扯开他那件褪色的制服上衣，裸露半个胸膛——那里有一块手掌般大的伤疤。那是在攻占东镇时，被德人的炮弹皮炸伤的。此人名叫柳谷，现任日本驻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当时战火方酣，他闯进一家民房，像老鹰

抓小鸡一样，抓到一位年仅15岁的中国少女，正在进行侮辱之际，一颗炮弹落了下来。这本是块可耻的标志，却成了他邀功请赏的资本。从此，他从一名军曹直升到高参的职位。今天，他竟振振有词地陈述自己的所谓武功，并且痛骂内閣和外务省官员是“无耻”和“叛卖”。他双拳举过头顶，牙齿咬得格格响，狠狠地叫道：“我们的政府太软弱啦，应该把内田<sup>①</sup>撤掉！”

他的发言，得到一些强硬派的拥护，于是纷纷摇舌鼓唇，痛斥当局无能，谩骂外务省尽是酒囊饭袋。一个头发斑白的老牌殖民者，居然失声痛哭起来，陈述他如何漂洋过海，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惨淡经营”，如何从一个穷光蛋一跃而成为拥有大批房产和上千亩良田的富翁，如今所有这些“猎获物”，居然要变为乌有。谁使这天堂将要失去？除了本国政府软弱外，还有那野心勃勃、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佬以及至死不接受教训的中国人。

一提美国佬，那位驴脸伊东立即接过话去：“美国佬是条毒蛇。巴黎和会时，他赞成我们继承德国人占领青岛的特权，转眼他又变卦了。这不是出卖朋友吗！”

“对，是背叛！”

“美国佬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怕他们？我们跟他较量较量。”

“他看到我们占点便宜就红眼，难道我们怕他不成？！”

你一言，我一语，乱嘈嘈，瞎嚷嚷，不像开会，倒像个拍卖行。

坐在长条桌西首的一个人，嘴巴紧闭，愁眉苦脸，一言

<sup>①</sup>内田是日本内閣首相，华盛顿《九国公约》签订时，他在职。

不发。他50来岁年纪，脸型圆胖，着西装，颇具政治家风度。此人名叫秋山雅之介，是青岛日本民政长官。因为他是会议主持人之一，发言似乎是对着他来的。所以，他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在桌子东端跟他坐对面的是个瘦老头儿，小小的眼睛，尖尖的下巴，高高的颧骨，嘴角上翘，似笑非笑，满脸奸相。他正在注视着秋山，好像在说：“看你怎么收场？”他就是青岛日本驻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

乱嚷了一阵之后，秋山用手指重重地弹了弹桌子，用安抚的口吻对大家说：“诸位，请静一静，请静一静。”“不要嚷啦！听秋山长官讲话。”由比司令在另一端帮腔。他眯缝一双小眼瞅着秋山，意欲看他的笑话。谁都知道，在归还青岛的问题上，日本军界和政界之间有矛盾：前者反对，后者迫不得已，持观望态度。

“诸位”，秋山语气柔和地说：“你们心情不好，难道说我的心情就好受吗？青岛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怎么会舍得将它放弃？帝国政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有什么不得已？我看是太无能。”

“是，是太无能，我们打败仗了吗？”

……

又是一阵乱嚷。

“好啦好啦，不要嚷啦，请秋山君讲下去。”由比又在帮腔。其实，他扮演着唱双簧的角色，这一点，秋山的心中有底。

“在坐的都是中国通”，秋山接着说：“你们该晓得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吧，偶尔爬一次腩沟有什么难为情？孔圣人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秋山说到这里，故意

停顿下来，像一位胸有成竹的演说家，巡视了一下四周。这时，在他的身边居然有人“呱唧呱唧”鼓起掌来。秋山乘兴说道：“眼下，各方压力都很大，我们不妨暂时忍一忍，将来我们不仅要占领青岛，还要独霸东亚，囊括全世界呢！何况——”他又是一顿。这时，室内静悄悄，连最能嚷的伊东、柳谷都支着耳朵听他的宏论。秋山从口袋里取出烟来，刚才鼓掌的人连忙给他点上火。他连吸数口继续讲话：“何况，青岛还在我们手中，帝国政府还有许多锦囊妙计呢！”

“什么锦囊妙计？”

“是啊，什么锦囊妙计，请说说听听。”

“对，那就请介绍介绍。”

一听说帝国政府还有锦囊妙计，大家情绪为之一振，立时活跃起来。由比挤眉弄眼，神机不可泄露的样子，又象是帮腔，又象是讥讽地说：“这是国家机密，不可泄露，嗯？！”

说话间，街上传来了沸腾的叫嚷声和锣鼓声，声音越来越近，掩盖了会场上人们的发言。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移向窗外，然而浓雾笼罩，什么也看不清。由比司令命令副官：“去，看看是干什么的，把他们轰走。”

副官出去之后，外面的声音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近，越响。副官跑进来报告说，是一群日本侨民，听说这里正在开会，特来示威请愿的。

“请他妈的什么愿？”由比怒吼道。

“他们说，反对帝国交还青岛。”副官禀报道。由比幸灾乐祸地看了看秋山，说：“秋山博士，请你接见接见他们吧。看样子我们的会开不成了。”

秋山沉思片刻，对由比的副官说：“劳你的驾去告诉他们领头的，就说我们支持他们的要求，并将他们的意见立即向帝国政府报告。归还青岛的事，美国英国在一边煽风点火，叫他们到英美领事馆门前闹吧。但不要闹出事来。”

秋山的授意果然有效，副官出去之后不多时，人声即消失了。

会议继续进行。

这次开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大家通报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的关于解决山东悬案问题的决议的内容，二是要大家想办法如何抵制这项决议的执行。不料会议一开始，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交还青岛。秋山雅之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大家解释清楚：条约已经订了，出于国际信义不能不执行时，又转到第二项内容，即如何抵制的问题。待大家听说帝国政府已有锦囊妙计时，一齐要求秋山说个明白。秋山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政府的底交出来？既然由比司令替他圆了场，说这是机密，不能随意泄露，他也就顺杆爬下来：“由比司令说得对。不能随便讲。政府希望帝国臣民都来动脑筋，出主意，使我们能够继续待在这里。”听秋山这么一说，由比拍拍自己的脑袋说：“大家都动动脑筋。中国有句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青岛，我国有两万侨民，你们算算看，能顶多少诸葛亮呀！”

……

散会后，秋山、由比叫警宪特头目们留下。室内静了下来。由比一改往常的尖嗓门，低声对大家说：“听说北京政府要派人来调查情况，说不定也跟那份失踪的德人密件和那批下落不明的珍宝有关，你们要严加防范，切不可被他们搞

去。”

“事关帝国利益，你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秋山故意加重语气说。“北京的人员，最近可能要来到，发现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正当由比秋山与属下密谋之际，有人敲门进来报告说，英美领事求见。

“什么事？”由比不高兴地问。秋山鼻子一翘，笑了笑说：“一定是来抗议的。刚才侨民们可能惊动了他们的美梦了。”

“这群不要脸的犹太！”由比狠狠地骂道。

这年3月的北京，冷云惨淡，寒气袭人，湖冰虽然开始融化，杨柳却依旧光秃，快春分了，还不见春的影子。西直门外，一处四合院中，住着一位风云人物，权势显赫，名噪京华。这位相貌轩昂，风度潇洒，有美男子之誉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正廷博士，刚从国外归来，即当上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时下他荣膺“山东善后事宜督办”，负责青岛的接收工作。

自受命后，王正廷甚感责任重大。通过十余年的亲身经历，他深知帝国主义的狡诈贪婪和善于伪装的伎俩。日本人自1914年夺去青岛后，一直把山东看成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把青岛视为禁脔，谁也动不得。这次在国人的强烈要求下，由于日美矛盾激化，日本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将青岛交还给中国。但骨子里是怎么想的呢？吞到肚里的肉能痛痛快快地吐出来吗？

平时爱逛颐和园的王正廷，今天虽是礼拜天却毫无雅

兴。此刻，他正坐在一把躺椅上，思考着一件要事，也可以说是一项秘密计划。女仆端来一杯香茶，见主人正在闭目冥思，她轻轻地将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准备退出去。

“慢着，”主人叫住女仆，“客人来时，立即领来见我。”王正廷一边说，一边照旧闭目思考。他有这样一种本领：在他思考问题时，对周围的事情也了如指掌，可以同时听三个人说话。过了一会，女仆领来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往大说，不过廿五六岁，细高个，浓眉大眼，举止文静，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见了王正廷，连忙脱帽鞠躬：“校长您好！”

“坐，坐，泡茶来。”王正廷很高兴，他一面让客人坐下，一面吩咐仆人倒茶。来人姓武名志，原是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学生。王正廷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们是师生关系。王正廷仔细端详了一番自己的高足，心中感到说不出的喜悦。他问：“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武志摇了摇头。王又问：“最近报上登载的有关收回青岛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武志是一位爱国青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对于山东问题，自然非常关心。所以当王正廷问起报纸刊登有关青岛问题的消息时，他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么，”王正廷面带笑容地说，“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武志放下手中的茶杯，看了看他所熟悉的校长，心想，他找我来，就是为了听听我的见解吗？还是另有打算？既然要我谈，那我就谈吧。于是，象在课堂上回答先生提问一样，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的谈论可归纳为两点。一、青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必须归还；二、虽已签订



了归还的条约，只不过是纸上的东西，日本人未必肯痛痛快快地交出来。

王正廷怀着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弟子的高论，心中十分高兴。继续发问：“你认为，日本人将做些什么手脚？”武志想到的只是日本人不会顺顺当当地交还青岛，至于他们搞什么鬼，却未考虑过。因此，他只好坦率地承认：“这个嘛，我还没想过。”

王正廷高兴地笑了。他笑的不是弟子的考虑不周，而是学生的诚实、坦荡。他不是以师长而是以政治家的口吻说：

“我们应当多想一些，日本人狡诈得很！比如，听说在财产交还方面，他们准备大做文章。因为条约有这样的规定：德人经营的，一律无偿交还；日本人经营的，要我们备价赎回。至于哪些是德人的，哪些是日本人的，我们并不清楚，日本人很可能混水摸鱼。”

“那怎么办？”武志关心地问。王正廷话锋一转，说道：“今天找你来正是为了这件事。”

“我能做些什么？”武志迷惑地望着对方。

“你能做很多事，你是大有作为的。”王正廷郑重其事地说，“政府想派一个小组到青岛去摸情况。我认为，你就是很好的人选。”

“我？派我去青岛？”武志被这突如其来的使命惊骇了，困惑了。他从来没有往这上面想过，这太突然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刚刚涉足社会的青年，一下子要派到东洋鬼子霸占的地方去搞秘密情报，这太神秘了，不是什么梦幻吧？

“怎么，你不乐意去？”王正廷看到武志那惊恐迷惑的